

名家·名译



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全译本

[英] 迪福◎著

(Daniel Defoe 1660-1731)

肖楠译

1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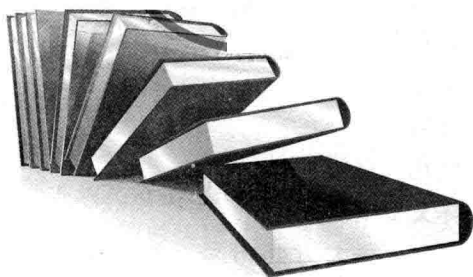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经典·名家·全译本

鲁滨孙漂流记

[英] 迪福◎著

肖楠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 / (英) 笛福著; 肖楠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72-3053-4

I. ①鲁… II. ①笛…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2077 号

鲁滨孙漂流记

著 者 [英] 笛福
译 者 肖楠
责任编辑 吴枫 孙佳琪
总 策 划 孙建军
选题策划 中易汇海
排版制作 文贤阁
封面设计 书虫儿 马婵月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1 千
书 号 ISBN 978-7-5472-3053-4
定 价 35.80 元

前 言

《鲁滨孙漂流记》是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是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伟大的思想家卢梭称为“一部合乎情理地解决问题和通过实践来学习的经典”。

1660年，笛福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因为家里不富裕，所以笛福只读到中学毕业，但他通过自身的努力，练就了一手好文笔。成年之后，笛福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曾辗转于国内外的许多城市，积累了丰富的出海经验。1692年，由笛福作保的商船在英法战争中受损，他因此破产入狱。1702年，笛福又因为出版了一个抨击保守派的政治性小册子被捕，被判罚戴枷示众三天。面对这样的处罚，笛福以一篇《立枷颂》谴责了判决的不公正，赢得了人们的鲜花和掌声。1719年，笛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鲁滨孙的沉思集》《辛格尔顿船长》等，当然最出名的当属《鲁滨孙漂流记》。

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讲述了鲁滨孙在一个海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奇特经历。鲁滨孙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小喜欢幻想，一心想出海。于是不顾父母亲友的反反对，开始了自己的航海之旅。在航海的过程中，鲁滨孙几经波折。他先是遭遇了大风暴，险些送命，后又被摩尔人抓走，成了奴隶，最终逃到巴西，还有一个种植园。然而，他并不满足这样安稳的生活，他决定再次出海。不幸的是，他们的船触礁了，整艘船上只有鲁滨孙一人幸免于难。后来他游到了一个荒岛上，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八年的荒岛

生活。鲁滨孙在荒岛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源，在那里盖房子、种庄稼、晒葡萄干、养山羊，让自己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还从野人手里救了一个俘虏，并为其取名星期五，让他帮自己一起开发这个荒岛。

在小说中，鲁滨孙聪敏、勇敢，他不仅从小怀揣着梦想，而且勇于将自己的梦想付之于实践。每当身处困境，他都可以冷静地分析现状，并设法使自己化险为夷。这种坚强的意志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让他们从中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

从艺术风格上说，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崇尚华丽的文风，而笛福的语言非常质朴，更加注重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鲁滨孙漂流记》不仅在英国广为流传，还漂洋过海，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世界文学名著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1632年，我出生于约克城的一户好人家。我祖上并不是这里的人，我的父亲来自德国的不来梅市。

最开始，我父亲定居在赫尔城做生意，在赚到了一大笔财产后，就终止了生意，移居到约克城，还和我的母亲结了婚。我外祖父姓鲁滨孙，在当地是一个大户，所以给我取名为鲁滨孙·克鲁兹纳耶。但是，人们经常把我们的姓念错，所以我们的姓氏就成了“克鲁索”。不仅如此，现在就连我们说或者写我们姓氏的时候，也都是“克鲁索”。因此，我的朋友也都这样叫我。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扎在弗朗得的英国陆军步兵团（大名鼎鼎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个团）的中校，他在同西班牙人打仗时，在敦刻尔克附近牺牲了。至于我二哥，直到今日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就像后来我父母不知道我在哪里一样。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没有经受过任何职业训练，从小就非常喜欢幻想。我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让我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学到了很多；本来他想让我学习法律，但我一心想出海，对其他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因为出海的愿望，我不只坚定地不顾我父亲的心愿，甚至违背他的命令，而且对母亲和其他亲友的恳求和规劝置若罔闻。看来，就是我这种糟糕的固执己见的脾气，直接导致了我后来的悲惨生活。

我父亲非常有眼光，而且做事认真，他一早就看出了我的计划，于是严肃认真地对我进行了一番警告。他因为患有痛风病，所以不得不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有天上午，他让我去他的房间，苦口婆心地再次对我进行了劝诫。

我父亲问我，除了想去外面闯荡的愿望，我还有什么理由丢下

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他觉得，我待在家乡，不仅能过上优越的生活，而且很可能在别人的举荐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个富裕的人。他还说，那些出海冒险的人，要不就是因为极端的贫穷铤而走险，要不就是很有野心，而且有一定财产的人，他们想做出一番大事业，想通过一种非比寻常的行为扬名立万。对我而言，这两种行为要么太高，要么太低；因为我的情况在这两种之间，我的社会地位虽低于贵族，却高于普通平民。他说我有这种社会地位是非常幸福的，这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那就是：很多人都羡慕我所处的地位；帝王们必须处理军政大事，他们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导致的不幸发牢骚，希望自己虽不贫贱，也不这么尊贵，而是介于这两种阶级之间；聪明人祈祷的时候，总是乞求上帝让他们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有，这就说明，这样的状况才是他们心中幸福的标尺。他还说，只要我认真观察，就会意识到：高贵者和卑微者的生活中总是有很多苦难，而中层阶级可能遇到的灾祸是最少的，我们不像高贵者和卑微者那样大起大落、起伏不定；不仅这样，中层阶级的人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可能受到的病痛会少得多，他们不像那些挥金如土的荒淫无耻之人或食不果腹的叫苦不迭之人，那些人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会生很多病；他觉得，唯有中产阶级享有的生活，才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美德，让人享受到各式各样的乐趣；只有中产阶级的家庭，才能获得安宁和富足；只有中产阶级的人，才不会遭到嫉妒和利欲的煽动，远离痛苦，兴致勃勃地享受甜蜜的生活，感受自身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这一点，我们会感受得更加真切。

而后，父亲用非常诚恳、慈祥的语气劝我，让我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不要自己一头栽到苦海里去，按常理和我的地位来说，我本能够与它没有一点儿关系。他说，我不用为吃穿发愁，又可以依靠他的鼎力相助，因为他会帮我安身立命，过上他指给我的那种生活。他还说，假如我以后的生活不幸福、不舒服，那肯定是我的运气不好，或者我走入了歧途，这就不应由他负责了。因为他早就

知道我的计划会给我造成伤害，他一早就嘱咐过我，已经尽到了责任。总的来说，只要我按他说的做，不要离开家，在家乡成家立业，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而且他坚决不会做任何鼓励我离开家的事情，以免日后我会因为他的一些原因走霉运。最后他让我从哥哥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他说他曾经劝过我哥哥，让他不要去那个低地国家打仗，但不起作用，最后哥哥还是一意孤行地到了军队，白白送了性命。他还告诉我，他会一直为我祈祷，但是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如果我真的离开家去远行，连上帝都不会庇护我，以后等我呼救无门的时候，肯定会有时间好好想想，以前我是怎样不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的。我日后的经历证明他后来说的这些话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可能连他都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尤其是说我哥哥白白送了性命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满脸泪水了。后来当他说到我会呼救无门、追悔莫及的时候，他难过得已经说不下去了，只能告诉我，他非常伤心，不能再说下去了。

父亲的话让我深受感动，确实，没有人听了这些话会不被感动。于是我决定听父亲的话，不再去想出海的事了，我要安心地待在家乡。可是，没过几天，我就把这个决心抛得无影无踪了。长话短说，几个星期以后，为了不让父亲再那样唠叨我，我决定逃之夭夭，远远地避开他。

然而我并没有因一时头脑发热而不声不响地离开。在我母亲心情很好的时候，我把我脑子里装的关于周游世界的想法告诉了她，假如她硬要我留在家，任何事情我都是没办法做好的，父亲最好能同意我去外面一趟，要不然即使他不答应，我还是会走的。我已经十八岁了，不管是去当学徒还是去当律师助手都有些迟了。假如我必须去的话，我认为等不到实习期过完，我便会远离家乡出海远航。

如果母亲可以说服父亲允许我出去一次的话，我可以发誓仅此一次，并且在我回来之后我会用再多一倍的努力弥补我所损失的。母亲听我说完了，情绪很激动，她跟我说，即使她和父亲商量，父

亲也绝对不会允许的，哪些对我有好处他心里再明白不过了，他不可能同意我这么做的。

她一直无法理解，为何在父亲和我诚恳地交谈之后我仍然一意孤行。她最后跟我说，对于我这种不利于自己的行为他是永远不会允许的。

尽管母亲直接拒绝了我的请求，并告诉我不会为我向父亲说情，但是之后我了解到，她最终还是把我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父亲。父亲听完之后非常担心我，他叹着气对母亲说：“若他选择留在家里，会很幸福的；若他选择按自己所想的去做的话，或许这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个人便是他了。因此，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允许他去的。”

然而，没过一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家。在这一年里，家里的人都劝我去找点儿正经事干，但我脑袋里装的全是关于出海航行的事，他们的建议我一点儿都听不进去，在我和父母之间常常会有争吵发生，我希望他们对于孩子想要实现自己愿望的想法能够支持。

在家实在无法继续忍受父母的唠叨了，我便去了赫尔市去找我的一个好友。那个时候悄悄出走的念头还并没有在我脑中萌生。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去伦敦，乘坐他父亲的船去，并邀请我与他们同行。如同水手们惯用的诱惑人出海航行的方法那般，他跟我说，不收我的船费。

那个时候，我没有同我的父母商量一下，也没有留句话给他们，我觉得在我走之后会有消息传到他们那里的。我也不曾向上帝祈祷，更加不需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根本没有考虑那个时候的情况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后果，便踏上了这艘驶向伦敦的船只。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651年9月1日，这个时间是再倒霉不过的了！我确信，任何一个外出冒险的青年都不会如我这般一出门就走霉运，一走上霉运就再也摆脱不掉。在我们的船刚驶出恒比尔河的时候，海面便起了大风，风特别急，海浪很高，让人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这是我首次出海航行，因而很不适应，内心恐惧得很。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我开始后悔。我开始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对父母的背弃，对于他们的劝告置若罔闻，这么快上帝便要给我惩罚了，天道不公啊！这时候，父母真诚的劝告，父亲含着泪的眼睛以及母亲恳切的请求，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尚存的良心开始谴责自己：我不该对父母的告诫置若罔闻，背弃对上帝和父母的职责。

海面上的风越来越大了，澎湃的海浪直冲上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同之后我所见的咆哮的大海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可是，这样大的风浪对于我这个没有一点航海经历的青年而言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了，我甚至想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浪吞没。

当我们的船一次次进入漩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随时都会随着它一起倾覆，沉到深海底部，而且再也浮不起来了。我就在这样惊惶不安的心情下一遍遍地祈祷，我在心里下决心，如果上帝可以让我在这次航行中幸免于难，我的脚一旦登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父亲身边，而且永远不再出海了，从此以后，我会听从父亲的所有劝告，再也不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时，我还意识到，以前我父亲说的那些关于我所处的阶层的话是非常正确的。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平平安安，海上的狂风暴雨和陆地上的艰辛都没有危及过他。我决定做个回头的浪子，只要上岸，就立刻回到父母身边去。

这些乱糟糟的念头，在风浪肆意舞动时，甚至风暴停歇下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在我略微清醒了的脑袋里盘旋，很久都无法散去。等到第二天的时候，风暴总算成为过去了，相对于前一天而言，海面平静多了，对于海上生活我开始有一点点习惯了。考虑了这么多天之后，我总是愁眉苦脸的，还有一些晕船，没精打采的。傍晚时分，天晴了，风也停了下来，一个美丽的黄昏来临了。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洒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这真是我平生所没有见过的景色。

那一天晚上，我睡得相当熟，第二天的时候精神便好了很多，

脑袋也不那么疼了，心情一下子便愉快了起来。看着一天前还在翻滚的大海，忽然间如此安静温和了，真让人难以想象。

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大概怕我下决心回去而不继续航海，于是过来看望我。“喂，鲍勃，”他拍着我的肩膀问，“现在感觉怎么样？昨晚那股小风，吓坏你了吧？”

“什么？你说那是小风？”我说，“那是一场多么吓人的风暴啊！”

“风暴？你太傻了，”他回答说，“那哪里称得上什么风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船足够坚固，海面足够宽阔，我们根本不把这么点风放在眼里。当然，你在此之前从没出过海，也难怪。来，我们弄碗甜酒喝，忘掉这些事吧！你看，天气这么晴朗呢！”

对于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我不想再细说了。说简单点，我们如通常的水手那般，调制了甜酒，那晚，我醉得很厉害，我尽情喝酒胡闹，把我对过去行动的全部悔恨、自省以及对将来的决心全抛到九霄云外了。

事实上，暴风雨一过去，大海平静了，我那纷乱的心绪也都不见了，对于大海的恐惧也就没有了，我对于航海远行的热情又涌上心间。那些处于危难之中下的决心以及发的誓已经被我完全遗忘了。事实上，在某些时候，那些曾经的忏悔以及决心还是会不时在脑海里浮现的。

我努力忽视掉它们，以便自己尽可能快点振作起来，就好比想要尽快走出某种坏的情绪一般。因此我继续和水手们一块儿喝酒胡闹。

我想要把自己内心的冲动遏制住，就如同那些试图让良心的谴责远离自己的年轻人一样，想要掐灭那些不正经的念头。但最终的结果是，五六天之后，我已经完全把良心遗忘了。或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会让我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新的灾难会再次降临在我身上。看到我这般不知道悔过，上帝必定会惩罚我的，不再宽恕，如果真是如此，我绝对是自找的，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理由可找或者把责任推卸掉。其实，上帝已经拯救过我了，让我躲过了第一次灾难，然

而，我却无视它，那么紧接着而来的惩罚一定会更加严厉。

倘若真的到那时，即使是这个世界上胆量最大的水手，也会吓得肝胆俱裂，跪在地上乞求饶恕吧。

出海后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

经历了那次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并没有行驶多少路程，虽然天气很好，可是一直吹的都是逆风，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海中停泊的地方作一下暂时的休整。吹了七八天的逆风了，这里是海上来往必须经过的港口，因此这么多天里，许多从纽卡塞耳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在此处等候顺风，好驶入耶尔河。

我们原本不该长久地停泊在这里，应该趁涨潮的时候驶入河口的。但是风太大了，停在这里四五天之后，风势更加强劲了。对于这块锚地人们一直都觉得它同港口般安全，而且我们的锚都够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设备也都非常结实，所以水手们从一开始便没有把大风放在心上，并且没有丝毫恐惧之心，仍旧依照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休息或者娱乐。然而，第八天清晨，风势忽然大了很多，大家便一齐动手，把中帆放了下来，并安顿好船上的所有东西，让船可以顶得住狂风。时至中午，大海掀起层层巨浪。

我们船的船头被打入水中好几次，船里进了许多水。有两次我们甚至以为锚脱了，所以，我们放下了所有的备用大锚。而且我们还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尽可能把锚索放到最长。这是一次来势凶猛的风暴，水手们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惊慌失措的神色。

船长谨慎得很，尽力让自己的船能够保全下来，他每一次进出他的舱房的时候，都会经过我的舱房，我听他自言自语了很多次：“上帝啊，可怜一下我们吧！我们都快没法活了！我们都要死了！”很多与这相似的话。当慌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我的舱房里面，我的舱房位于船头部分，我那时候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最初，我都不曾如上次那般向上帝祈祷，我变得异常麻木。我本来认为死亡的恐惧不会再笼罩着我了，都会过去的，这次风暴也

会如同上次那般过去。

可是船长经过我的舱房自言自语着“我们要死了”的时候，我吓坏了。听完他所说的，我走出了我的舱房，来到了外面，映入眼帘的情景凄凉无比，之前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状：海面上是直冲上天的巨大浪花，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过来一次的海水，卷得像山一样高，我环顾四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停在我们不远处的两艘船，因货物载得太重，桅樯已经被砍去。

忽然，船上传来了惊叫声，原来在距离我们大约一海里远的地方有一艘船沉下去了。另两只脱了锚的船，只好冒着危险驶向了大海，船上没有一根桅杆，光秃秃的。

这种情况下，境况最好的要算小船了，在海上小船要容易行驶很多，然而并不代表所有的小船都这样，也有一些挂着角帆被风卷裹着从我们船边飞驶而过，向大海中漂去。

等到傍晚，大副、水手长和船长商量着把前桅砍断，当然船长并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水手们抗议说，如果不把前桅砍掉，船便会沉到海底了。无奈，船长也只能答应了。然而前桅一断，主桅便随着风摇晃起来再也控制不了了，船身也跟着剧烈地晃动，所以他们又砍掉了主桅。这么一来，甲板上就显得空荡荡的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海船，上一次那么点风浪我就害怕得要命，可以想象，这一次又该多糟糕啊。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自己的忏悔以及之后的说话不算话，心底冒起一丝丝恐惧，这是一种要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恐惧。此时我内心的境况交织着吓人的风暴，把我推至了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情境之下。

然而此时，局面还并不算是最坏的，呼啸着的狂风，滔天的巨浪，甚至水手们都认为情况危急了。尽管我们的船很结实，可是桅杆没有了，船在海浪的撞击下强烈地颠簸着，只听见水手们连连叫嚷着说船快要沉了。此时风暴更加猖獗，我忽然看见这样不寻常的一幕：船长、水手长和其他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担心船沉下去。到了半夜，有个人从船舱

底下跑出来，大喊“船底裂缝了”，还有一个人在叫，“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这使得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更加灰暗。船上全部的人都集中起来去抽水。我听到这话，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身子不由得从所坐的床向后一仰，晕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摇了一下我，说我是个只吃饭不干活的家伙，并且叫我去帮助他们，我立马爬了起来，跑到船舱底层，卖力干起活来。

由于经受不住风浪，有几艘小船只得随风飘走了；当他们经过我们跟前的时候，船长便下令放枪，寻求帮助。我始终理解不了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个时候我以为是船体裂开了，脑袋里仅仅只有一个意识：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害怕极了，最终晕了过去。那时候大家都忙着堵裂开的缝隙，往外面抽水，压根没人管我。我晕倒后，马上有人接替了我的工作，或许他们认为我死了，抬起脚把我踹到边上，任由我在那儿躺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逐渐醒了过来。我们不断地抽着水，可是越来越多的水灌进了底舱，船沉之势已不可逆转。

终于，风浪渐渐小了下来，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无法再让船浮起来了，想驶回港口就更别提了。船长不得不接着鸣枪请求援救，值得庆幸的是，最终还是有一艘摇摇晃晃的停在我们跟前的船冒着危险勇敢地放下了一条小艇来援救我们。

小艇艰难地穿行于波浪之中，可我们却无法上去，小艇也无法再向我们的船靠拢。后来这些人只好拼命摇着桨来救我们，最后我们从船尾把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掷下去，尽量把它放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住它，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船尾，才陆陆续续地全部上了小船。状况如此，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想再回到船上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只要小艇向着岸边靠近，我们就任由它漂着，大家全都没有异议。并且我们的船长还向他们作了保证，如果小艇有什么损坏，我们会一分不差地赔偿他们的。

此后，我们就这么边划着，边漂着，那时候我们都弄不明白这是漂到哪里去的，直到上岸后我们才了解到我们到了温特顿。

在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的时候，大船便沉下去了。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船沉大海的意思。事实上，当我听到水手们说船在下沉的时候，我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甚至连抬起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是自己爬上小艇的，说是被别人拖上去的更加贴切。

从小艇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不仅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还因为想到前途未卜，心里恐惧万分。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能不能逃离这种绝境都不是很清楚，可是依然拼命划向岸边。

小艇随着波浪到达浪尖的时候，我看见沙滩上有很多人在跑动，希望可以在我们靠近岸边的时候帮上我们一把。我们努力向着岸边靠拢，要想成功必须先过了温特顿灯塔才成。

这一带海岸朝西拐向了克罗马，如此一来，如此强劲的风势便被陆地阻挡了一些。我们历尽艰辛总算平安上岸了，上岸后我们步行着向雅茅斯进发。

在雅茅斯，我们这些刚从死亡边缘逃回来的人受到了那里人的热情款待。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地方长官给我们安排好的，许多商人以及船的主人都伸出了热情的手，送给我们钱，好让我们能够去伦敦或者赫尔。

当时，假如我很有理智地回到赫尔，然后回到家里去的话，我肯定会很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寓言中的那个慈父化身一样，宰杀一头肥牛为我接风洗尘的。因为他自从听说我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海口失事后，很久以后他才确定了我总算没有把命弄丢。

可命运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时与我作对，我的理性和清醒的大脑，有好多次提醒我该回去了，但我却并没有勇气这么做。一切都是天意，这种神秘的力量经常逼着我走上绝路而不是悬崖勒马。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劫难，可我完全不理睬脑袋里理智的劝导，完全忽视了这两次遭遇的暗示，固执地向着毁灭之路走去。

我的朋友，就是那位怂恿我出海冒险的船长的儿子，此刻反而胆子比我还小。到了雅茅斯两三天之后，我们才联系上，我们尽管

住在一个镇上，但并没住在一起。等到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讲话的语气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他的精神看上去非常沮丧，而且一会儿便会摇摇头。他询问了一下我的近况，随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并告诉他父亲我这次只是初试身手，为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做准备。

他父亲语气严肃而关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可以再出海航行了，难道这次灾难还没有让你明白，你并不属于靠海吃饭的那类人。”

“为什么？”我问道，“先生，您经历这次灾难之后难道就不再出海了吗？”

“我跟你不一样，”他说，“我的使命以及义务便是出海。而这次航行仅仅是你的一次尝试，你也看到了，上帝已经教训你了，如果你执意如此，那么等待你的必将会是不好的结果。或许我们也会跟着你倒大霉，你就好比那上了船的约拿。”

他紧接着说：“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坐着我的船出海是为了什么呢？”

我把我的情况向他如实叙述了一遍，但是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却冲我大发脾气，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他说：“我造了什么孽，居然会让你这灾星上了我的船。以后要让我跟你坐同一条船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即使给我一千镑也绝不！”他没有权利这般冲着我发火的，很显然船的沉没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他的内心郁闷极了，因而迁怒于我。不过，之后他还是非常郑重地劝说我，让我回到家里，回到我父母的身边，不要再逆天行事，自己找死了。他提醒我，必须明白天意不可违。“小伙子，”他说，“有一点你一定要明白，倘若你不回家去，不管走到哪里，灾难以及绝望都会伴随着你的，就如同你父亲曾经预言的那般。”

我们很快便又分开了，我也不怎么想理会他，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于他去了哪里就更加知道了。我身上还有一些钱，便从陆路回到伦敦。途中，我矛盾重重，到底是回家，还是再去航

海？两条生活道路摆在面前，我不知道该选择哪条。一想到回家，我大脑中充满羞耻感，我马上想到，街坊四邻肯定会把我无情地嘲笑一番，我肯定会羞于见到父母亲及其他人。到后来，我才发现人们总是受内心想法的支配，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从来不觉得犯错是错误的，却认为悔悟非常丢脸；不为干傻事而感到羞耻，却会为改正错误而羞愧。

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我踌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但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不愿意回家。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时间长了，我慢慢忘了那次痛苦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我仅有的那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都消失了，被我彻底抛在了脑后，我一门心思地想找机会出海。

我之所以处于一种癫狂的、不切实际的妄图发财的欲望流中，都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作祟。这股力量让我听不进别人对我的所有忠告，听不进父亲的恳求和劝诫。同时，这股力量又把我推到了我最倒霉的一次冒险中——我登上了一艘去非洲的船，用水手们的说法就是，去几内亚跑了一趟。

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我还是没有把自己训练成水手，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次也难以幸免。兜里揣着钱，身上穿着漂亮衣裳，我已经习惯了做一名体面的旅客，在船上什么都不干，根本就不屑学着做些什么。

有时候，我的运气还不错。我在伦敦结识了几个朋友，这是非常可贵的事了，对于我这种没事可做、吊儿郎当的年轻人来说。魔鬼绝不会忘记给这类年轻人早早设下圈套，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对我。

我刚到伦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曾经去过几内亚海岸的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他在那里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因此打算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听说我想要见见世面，他告诉我，如果跟他一起旅行，我不需要花一分钱。而且倘若能带上货物，赚多少都是我的，